

刊新藝

848
77.28.915
:6

談雨風

作人作周

rw 646 / 304

司書新北

一九三六年九月付排
一九三六年十月第版

風雨談

道林紙本實售九角

著者 周作人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振興印刷所

版權
所有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掛號一六三號
北平南京開封雲南
成都廣州重慶汕頭

北新書局

北新書局

風雨談小引

在苦竹雜記還沒有編好的時候，我就想定要寫一本風雨談。內容是什麼都未曾決定，——反正總是那樣的小文罷了，題目卻早想好了，曰，風雨談。這題目的三個字我很有點喜歡。第一，這裏有個典故。詩經鄭風有風雨三章，其詞曰，風雨淒淒，云云，今不具引。棲霞郝氏詩問卷二載王瑞玉夫人解說云：

「淒淒，寒涼也。啾啾，聲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雞，無聊甚矣，此時得見君子，云何而憂不平。故人未必冒雨來，設辭爾。」

蕭蕭，暴疾也。膠膠，聲雜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羣雞亂鳴，此時積憂成病，見君子則病愈。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雞鳴而長，苦寂甚矣，故人來喜當何如。」郝氏夫婦的說詩可以說是真能解人頤，比吾鄉住在禹蹟寺前的季彭山

要好得多，其佳處或有幾分可與福慶居士的說詞相比罷。我取這風雨三章，特別愛其意境，卻也不敢冒風雨樓的牌號，故只談談而已，以名吾雜文。或曰，是與雨天的書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書恐怕有點兒憂鬱，現在固然未必不憂鬱，但我想應該稍有不同，如復育之化為知了也。風雨淒淒以至如晦，這個意境我都喜歡，論理這自然是無聊苦寂，或積憂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又各忙碌，相見的時候頗少，把是書冊上的故人則又殊不少，此隨時可晤對也，不談今天天氣哈哈，可談的事物隨處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錢買書而已：翻開書畫，得聽一夕的話，已大可喜，若再寫下來，自然更妙，雖然做文章賠本稍為有點好笑，但不失為消遣之一法。或曰，何不談風月？這件事我倒也想到過。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這樣，以為照例談談風月才是，某人何為至今不談也？風月，本來也是可以談的，而且老實說，我覺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亂罵風月的正人與胡謔風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然而現在不談。別無什麼緣故，只因已

經想定了風和雨，所以只得把月割愛了。橫直都是天文類的東西，沒有什麼大區別，雨之與月在我只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裏原是一個樣子也。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目次

1	次	目
		風雨談小引……………一
		關於傳青主……………一
		游山日記……………八
		老年……………一四
		三部鄉土詩……………二〇
		記海錯……………二六
		本色……………三四
		鈍吟雜錄……………三九
		燕京歲時記……………四五
		毛氏說詩……………五一

關於紙·····	五八
談策論·····	六三
螟蛉與螢火·····	六八
寶存·····	七六
關於家訓·····	八二
鬱岡齋筆塵·····	八八
談錯字·····	九四
關於王謹菴·····	一〇〇
陶筠厂論竟陵派·····	一〇七
日本的落語·····	一一八
逸語與論語·····	一二六
日本雜事詩·····	一三四

書法精言	一四三
文學的未來	一四九
王湘客書牘	一五四
蒿菴閒話	一六三
雅片事略	一七〇
梅花草堂筆談等	一八一
讀戒律	一八九
北平的春天	一九七
買墨小記	二〇二
舊日記抄	二〇七
紹興兒歌述略序	二二三
安徒生的四篇童話	二二九

日本管窺之三	二四一
附錄二篇	二五七
一 改名紀略	二五七
二 竊案聲明	二六一

關於傅青主

傅青主在中國社會上的名聲第一是醫生，第二大約是書家吧。傅青主女科以至男科往往見於各家書目，劉雪崖輯仙儒外紀（所見係王氏刻削繁本）中屢記其奇跡，最有名的要算那兒握母心，針中腕穴而產，小兒手有刺痕的一案，雖然劉青園在常談卷一曾力闢其謬，以爲兒手無論如何都不能摸著心臟。震鈞輯國朝書人輯略卷一第二名便是傅山，引了好些人家的評論，楊大瓢稱其絕無氍毹氣，說得很妙，但是知道的人到底較少了。雷紅龍詩舊有刻本，其文章與思想則似乎向來很少有人注意，咸豐時劉雪崖編全集四十卷，於是始有可考，我所見的乃宣統末年山陽丁氏的刊本也。傅青主是明朝遺老，他有一種特別的地方。黃黎洲顧亭林孫夏峰王山史也都是品學兼優的人，但他們的思想還是正統派的，總不能出程朱陸王的範圍，顏習齋劉繼莊稍稍古怪了，或者可以與他相比。全謝山著陽曲傅

先生事略中云

「天下大定，自是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然間有問學者，則曰，老夫學莊列者也，於此間仁義事實羞道之，即強言之亦不工。」此一半是國亡後憤世之詞，其實也因爲他的思想寬博，於儒道佛三者都能通達，故無偏執處。事略又云：

「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問，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可見青主對於宋儒的態度，雖然沒有像習齋那樣明說，總之是很不喜歡的了。青主也同習齋一樣痛恨八股文，集卷十八書成弘文後云：

「仔細想來，便此技到絕頂，要他何用。文事武備，暗暗底吃了他沒影子虧。要將此事算接孔孟之脈，真惡心殺，真惡心殺。」記起王漁洋的筆記說，康熙初廢止考試八股文，他在禮部主張恢復，後果照辦。漁洋的散文不無可取，但其見識與傅顏諸君比較，相去何其遠耶。青主所最厭惡的是「奴俗」，在文中屢

屢見到，卷廿五家訓中有一則云：

「字亦何與人事，政復恐其帶奴俗氣。若得無奴俗氣，乃可與論風期日上耳。不惟字。」卷廿六失笑辭中云：

「趺空亭而失笑，哇塵糟之奴論。」又醫藥論略云：

「奴人患奴病，自有奴醫與奴藥，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奴病，自有胡醫與胡藥，正經者不能治。」又讀南華經第二則云：

「讀過逍遙游之人，自然是以大鵬自勉，斷斷不屑作螭與鶩鳩爲榆枋間快活矣。一切世間榮華富貴那能看到眼裏，所以說金屑雖貴，著之眼中心何異砂石。奴俗齷齪意見不知不覺打掃乾淨，莫說看今人不上眼，卽看古人上眼者有幾個。」
卷三六云：

「讀理書尤著不得一依傍之義，大悟底人先後一撥，雖勢易局新，不礙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靈法界，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腳，說我是有本之

舉，正是咬齙人腳後跟底貨，大是死狗扶不上牆也。」卷三七云：

「奴書生眼裏著不得一個人，自謂尊崇聖道，益自見其狹小耳，那能不令我胡盧也。」卷三八云：

「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隨他巧妙雕鑽，爲狗爲鼠已耳。」寥寥數語，把上邊這些話都包括在裏邊，斬釘截鐵地下了斷結。卷三七又有三則，雖說的是別的話，卻是同樣地罵奴俗而頌真率：

「矮人觀場，人好亦好。瞎子隨笑，所笑不差。山漢啖柑子，直罵酸辣，還是率性好惡，而隨人誇美，咬牙捩舌，死作知味之狀，苦斯極矣。不知柑子自有不中吃者，山漢未必不罵中也。但說柑子卽不罵而爭啖之，酸辣莫辨，混沌鑿矣。然柑子卽酸辣不酣，亦不借山漢誇美而榮也。（案此語費解，或有小誤。）戴安道之子仲若雙柑沽酒聽黃鸝，真吃柑子人也。

白果本自佳果，高淡香潔，諸果罕能匹之。吾曾勸一山秀才啖之，曰，不相

干絲毫。真率不僞，白果相安也。

又一山貢士寒夜來吾書房，適無甚與啖，偶有蜜餞橘子勸茶，滿嚼一大口，半日不能咽，語我曰，不入不入。既而曰，滿口辛。與吃白果人徑似一個人，然我皆敬之爲至誠君子也。細想不相干絲毫與不入兩語，慧心人描寫此事必不能似其七字之神，每一愁悶憶之輒囁發不已，少抒鬱鬱，又似一味藥物也。一奴的反對是高爽明達，但真率也還在其次，所以山秀才畢竟要比奴書生好得多，傳道人記山漢事多含滑稽，此中卽有敬意在也。同卷中又云：

「講學者羣攻陽明，謂近於禪，而陽明之徒不理爲高也，眞足懲殺攻者。若與饒舌爭其是非，仍是自信不篤，自居異端矣。近有祖陽明而力斥攻者之陋。眞陽明亦不必輒許可，陽明不謹短望救也。」卷四十云：

「頃在頻陽，聞莆城米黼之將訪李中孚，旣到門忽不入遂行，或問之，曰，聞渠是陽明之學。李問天生米不入之故，天生云云，李卽曰，天生，我如何爲陽

明之學？天生於中孚爲宗弟行，卽曰，大哥如何不是陽明之學？我聞之俱不解，不知說甚，正由我不曾講學辨朱陸買賣，是以聞此等說如夢。「這正可與」老夫學莊列者也」的話對照，他蔑視那些儒教徒的雞蟲之爭，對於陽明卻顯然更有好意，但如真相信他是道士，則又不免上了當。仙儒外紀引外傳云：

「或問長生久視之術，青主曰，大丈夫不能効力君父，長生久視徒豬狗活耳。或謂先生精漢魏古詩賦，先生曰，此乃驢鳴狗吠，何益於國家。」卷廿五家訓中卻云：

「人無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間，可以增光岳之氣，表五行之靈者，只此文章耳。」可見青主不是看不起文章的，他怕只作奴俗文，雖佳終是驢鳴狗吠之類也。如上文所抄可以當得好文章好思想了，但他又說：

「或有遺編殘句，後之人輒以劉園董賢我，我目幾時瞑也。」卷三七又有一則云：

「韓康伯休賣藥不二價，其中斷無盈贏，卽買三百賣亦三百之道，只是不能擇人而賣，若遇俗惡買之，豈不辱吾藥物。所以處亂世無事可做，只一事可做，吃了獨參湯，燒沈香，讀古書，如此餓死，殊不怨尤也。」遺老的潔癖於此可見，然亦唯真倔強如居士者才能這樣說，我們讀全謝山所著事略，見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學鴻詞的徵召，真令人肅然起敬。古人云，蒼桂之性老而愈辣，傳先生足以當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處實實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與後世只是口頭會說惡辣話的人不同，此一層極重要，蓋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與胡辣存在也。（廿四年十一月）

游山日記

民國十幾年從杭州買到一部游山日記，襯裝六冊，印板尚佳，價頗不廉。後來在上海買得白香雜著，七冊共十一種，游山日記也在內，係後印，首葉的題字亦不相同。去年不知什麼時候知道上海的書店有單行的游山日記，寫信通知了林語堂先生，他買了去一讀說值得重印，於是這日記重印出來了。我因為上述的關係，所以來說幾句話，雖然關於舒白香我實在知道得很少。

游山日記十二卷，係嘉慶九年（一八〇四）白香四十六歲時在廬山避暑所作，前十卷記自六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共一百天的事，末二卷則集錄詩賦也。白香文章清麗，思想通達，在文人中不可多得，樂蓮裳跋語稱其隴儒釋於寸心，窮天人於尺素，雖稍有藻飾，卻亦可謂知言。其敘事之妙，如卷三甲寅（七月廿八日）條云：